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八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爲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

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爲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王昌昌必有天

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疏

謂至德也已矣子曰泰伯其可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

聖子文王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

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

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
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
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注王曰至至德也。正
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
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
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
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
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
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
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是泰伯讓位之
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

憊畏懼之貌言

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曰

絞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

疏

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者勞謂困苦言人為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憊者憊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絞謂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為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

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疏

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小

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

敬子問之

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

踴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

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

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疏

曾子至司存。正義

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之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
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
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
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
故俱云遠信是善事故云近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
輕忽大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也言執籩豆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注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
之子名捷是也○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
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
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
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
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
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注籩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
四豆之實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
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

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

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

馬曰友謂顏淵

疏

曾子至斯矣。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曾子

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曾子云昔時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曾子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

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

孔曰攝君之政令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

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疏

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謂可委託

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

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

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
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注孔曰
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
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
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
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
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

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至遠乎。正義曰此章明

士行也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爲己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興於詩脩身當先學詩

立於禮

包曰禮者所以立身

成於樂

包曰樂所以成性

疏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疏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義曰

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子曰

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

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

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

疏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正義曰此章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已貧者必將為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惡太甚亦使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孔曰周公者周公旦

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爲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爲鄙吝所捨棄也。○注：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

易得也。

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疏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

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

道富且貴焉恥也疏

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

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已
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當
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
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恥食污君之祿以致
富貴也言人之
職爲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
職
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
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
於其本
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

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
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

有洋洋盈耳

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太師

聽而美之

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

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

亂者洋洋盈

子曰狂而不直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

侗而不愿
孔曰

耳聽而美之

慴慴而不信

包曰慴慴慴也宜可信

吾不知之矣

人宜謹愿

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疏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

人之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慥慥也謹愿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

等之人皆與常度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自外入至熟

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

疏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

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

天下也而不與焉

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

疏

子曰

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

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

功成化隆
高大巍巍

煥乎其有文章

煥明也其立文
垂制又著明

疏

子曰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爲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爲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曰禹稷

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契皋陶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馬曰亂治也治官者
十人謂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曰唐者

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不然乎。

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

故謂之至德

疏

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

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顛也閎夭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爲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爲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廷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

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注馬曰至文
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
儒相傳爲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
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
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好周西伯伯將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熊非羆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
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
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閔
散南宮皆氏顛天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妣也從
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
也。○注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
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
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或謂之
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

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
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
唐蓋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
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
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
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
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
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注包曰至至德○正義曰
云殷紂淫亂者紂爲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
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
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
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
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
早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
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
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
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
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

瓚桓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
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
西伯截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
辭天問曰伯昌號哀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
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
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
紂又命文王者旣以繼父爲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
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爲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
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立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楊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旣引論
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楊歸文
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書
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
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無間然矣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
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
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